
杨桂芝在北湖街道正街社区练戏。


陈小英演出结束后收到戏迷的鲜花。


陈强(右一)在舞台上表演。

我是主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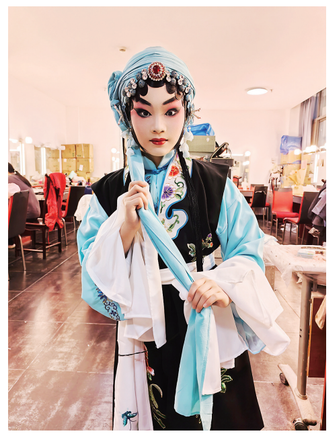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全国闻名的“戏曲大码头”,武汉的锣鼓声从来不只响在专业剧场。从11岁的小戏迷到82岁的老票友,从刷短视频入坑的“00后”青年,到守着社区票房唱了几十年的资深戏迷,不同年龄的武汉人,都在婉转的胡琴声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。

这里没有遥不可及的名角门槛,也没有束之高阁的艺术距离,京剧早已深深嵌进这座城市的日常晨昏。我们联动各区融媒体中心,记录下这群普通武汉票友的真实故事:他们把半辈子的热爱和人生轨迹紧密相融,在戏台上是角色的主角,在生活里是自己的主角,用最鲜活的状态,铺展出江城最接地气的“人人登台、处处是戏”的生动图景。



金伟洲在兄弟票房交流演唱。


田承烨在后台化妆。


温如依在《锁麟囊》演出现场的后台留影。

唱了50年京剧,把日子唱得通体舒坦

讲述人:杨桂芝 82岁

我今年八十二岁,跟京剧打交道五十多年了。要说正经学戏,是这二十年的事,退休后报了老年大学的戏曲班,专攻老旦。《红灯记》里的李奶奶、《对花枪》里的姜桂枝,一段一段抠下来,嗓子越唱越亮,人也越唱越精神。

年轻时电视还是个稀罕物,那时电视上只要放戏曲,不管在干什么都会停下来听,慢慢地人也跟着哼起来,这戏瘾就是那时落下的。一听就是几十年。后来进了老年大学,才算把这桩心事接上了头。

如今每天早上9点,我都准时到青少年宫练唱。老姐妹们说我“比上班还准时”,我说那可不,往那儿一站,气一沉,嗓一开,什么腰酸腿疼全忘了。唱戏用的是气,一呼一吸都得沉到丹田去,一段唱下来,浑身通泰。中气足了,身子骨也跟着硬朗。

印象最深的是20世纪70年代那次登台,我演的只是《西厢记》里的一个配角,但还记得上台前手心直冒汗,几句台词翻来覆去背了一宿。可真站到台口,灯一亮,反倒不慌了。就那么几句词、几个身段,台下掌声响起来的时候,我心里那个美呀。半个世纪过去了,那一晚台上的光、台下的响,到现在都清清楚楚,跟昨天似的。打那儿起我就明白了,角儿大小不打紧,站上去,就是自己的舞台。

唱着唱着我开始明白,撑起这个舞台的不仅仅是台前的花旦小生,还有幕后伴奏的老师,他们是舞台的灵魂。没有他们,就没有舞台。胡琴一响,鼓板一敲,我这老旦的腔才有根有底,才站得住。我在台上唱得顺,那是底下的老师们托着我呢。所以每回唱完,我都要冲乐队那边鞠个躬。

戏这东西,越唱越有滋味。台上一站,胡琴一拉,嗓门一开,就是舞台。

74岁武汉阿姨,活成了自己的主角

讲述人:陈小英 74岁

我叫陈小英,今年七十四岁。二十五年前,我跟着刘碧清老师学京剧,又跟着李纯炎老师学铙钹。那时候我还在上班,白天忙工作,下了班就往老师那儿跑。有人问我累不累,我说不累,一听见胡琴响,浑身都是劲儿。

说实话,我原来只是爱唱现代戏,从没想过自己能站上京剧的舞台。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真正接触到了传统京剧,一下子就陷进去了。刘碧清老师带着我,一句一句地抠,一个身段一个身段地教。第一次登台,演的是《打龙袍》。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笑,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,可真到了上台前夕,心里还是紧张得不行。于是下了班就拼命练,做梦都在唱。我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:别怕,别怕,就当是平时练习。

登台那天记忆犹新,灯光一打,台下黑压压一片,我反倒不慌了。掌声响起来的那一刻,激动远远大过了紧张。同伴们在旁边给我兜着,我越唱越稳,状态越来越好。一曲唱完,台下掌声雷动,鲜花一束一束地递上来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登台,也是印象最深的一次。从那以后,我就再也离不开这个舞台了。

2002年,在紫阳街道和复兴路社区的帮助和支持下,我组建了一个二十多人的“票房”。每周五,一群京剧爱好者聚在一起,你一段我一段,唱得热火朝天。不仅如此,我还去华中农业大学教大学生唱戏。我现在已经七十多了,可还是一周七天,天天在不同的“票房”里唱。有人说我疯了,我说你们不懂,戏剧已经占据了我全部的生命。只要还能唱,我就会一直站在这个舞台上。我热爱中国戏曲,这份热爱,这辈子都放不下。

听相声迷上京剧

讲述人:金伟洲 67岁

我叫金伟洲,今年67岁,与京剧结缘,说来话长。

中学时代,我在文艺班学习地方戏和二胡,那时便种下了艺术的种子。真正让我迷上京剧的,却是侯宝林先生的相声。他那段幽默风趣的相声里提到了京剧,我一听便入了迷,尤其钟爱老生言派。言派唱腔婉转细腻、跌宕起伏,讲究韵律,那种独特的味道让我如痴如醉。

记得有一回,我听说70多公里外的沙市有京剧剧本,二话不说,骑上摩托车就出发了。一路风尘仆仆还摔了跟头,只为捧回那几册心爱的本子。现在想来有些疯狂,但那份热忱,至今想来仍觉滚烫。

最难忘的,是第一次到广播电台实况转播,那天唱的是《让徐州》。走进那独立的隔音室,看着仪器设备一闪一闪,戴上硕大的耳机,对着那特别的话筒,心怦怦直跳。我暗暗告诫自己:别紧张,放松,再放松。外面还有朋友和戏友们在听着呢。我在脑子里把唱段默默回放了一遍,便开了口。唱出第一句,录音间外的编导就为我竖起了大拇指。那无声的鼓励,让我信心倍增,顺利唱完了整个段子。

在那间独立寂静的录音间里。没有掌声,没有喝彩,只有一闪一闪的仪器和那支特别的话筒。可正是这个特别的舞台,让我的声音穿过电波,传到远方戏友的耳畔。隔音室虽小,却装下我半生的热爱。

如今,我们的金银湖京剧社越来越热闹,吸引了来自仙桃、孝感、黄陂等周边的戏友。每逢周五,他们都会赶来参加活动,有的还要坐近一小时的动车。京剧于我们,是爱好,是寄托,更是晚年生活里最亮的那束光。

重庆小伙在武汉守着京剧梦

讲述人:陈强 36岁

10岁那年,电视里一出京剧,斑斓油彩、婉转唱腔和飘逸身段,像一粒种子,悄悄落在我心底。我叫陈强,36岁,重庆人,当年到武汉读大学,本以为只是一段求学旅程,没想到就此扎根江城,和京剧相伴至今。

读大学时,我毫不犹豫加入学校京剧社团。那会儿纯粹是觉得京剧好听好看,享受开口吟唱的快乐,不曾想这份喜爱,慢慢变成我愿意一辈子坚守的事业。2019年,我创办武汉永言京剧社,2025年成立京剧公司,主攻文旅演出和戏曲进校园。不少人觉得京剧是束之高阁的老艺术,可我始终相信,它既能走进景区,也能走进校园,在孩子们心里种下传统文化的种子。

社团五周年的那场演出,一直留在我记忆深处。我们全社齐聚江夏谭鑫培戏楼,连着两天,上演十几个经典剧目。为了这场演出,大家提前半年就开始忙活。外面买不到的道具,我们就自己动手做,戏服租借、选取选段、反复排练,每一处细节都细细抠。我特意请来省、市、区京剧院的老师们登台助阵,演员年龄从7岁孩童到70岁长者,各个年龄段都有。我就是想让大家看见,京剧不分年龄,不管年少还是年迈,谁都能站在台上发光发亮。

每一曲唱完,台下掌声经久不息。我站在侧幕,静静看着台上演员沉浸在戏里,眉眼间全是故事,那一刻,台上演绎世间悲欢,台下坐满懂戏的知音,目之所及,都是我的舞台。潮水般的掌声,一遍遍点亮心底那团热爱的火苗。

“00后”小伙刷抖音,刷进京剧门

讲述人:田承烨 21岁

高二那年,我在抖音上刷到一段京剧,那唱腔一出来,婉转里裹着一股劲,像根细线,“嗖”地一下把我耳朵拽住了。再看那身段,水袖一甩一收,起落间全是讲究,我哪见过这个,手指头不听使唤,来回刷了七八遍。从那以后,京剧片段一条接一条往我眼前送,就这么着,一个本来跟戏八竿子打不着的高中生,一步一步走进了京剧的门。

上了大学,我第一件事就是找京剧社团。光在社团练还不够,我又专门请了老师,一句一句抠唱腔,一个身段一个身段地磨。

第一次登台是在北湖戏码头,唱《春秋亭》。上场前腿肚子直转筋,可胡琴一响,嘴比脑子先动了。唱完下来,手心全是汗,心里却亮堂,原来站在台上的感觉是这样的。

真正让我记住“舞台”两个字的,是跟永言京剧社一起下乡演出。演出共100场,我参加了其中的十几场。台子搭在村口广场上,底下坐的是大爷、大妈、抱着娃的婶子,还有满地跑的小孩。头几场看着这热热闹闹的台下我心里直打鼓,怕自己唱得不够好,辜负了这些热情的观众。可锣鼓一响,台下就安静了。唱到热闹处,掌声哗哗的。最让我没想到的是,演完总有小朋友围过来,怯生生地问:“能跟你们合个影吗?”那一刻,我蹲下来跟他们拍照,心里特别踏实。

十几场下来,嗓子哑过,妆花过,可那股成就感是实打实的。京剧这东西,在剧场里是艺术,在村口搭的台子上,就成了热乎乎的人情。我的舞台不大,有时是戏码头,有时是村子的广场上,可只要胡琴一拉、锣鼓一响,我就知道,站上去,就对了。

11岁的她已是“老票友”

讲述人:温如依 11岁

我今年11岁,可要是论起“戏龄”,我已经是个“老票友”了。

打小我就爱黏着姥爷爷听戏。电视机里咿咿呀呀地唱,姥爷爷眯着眼打拍子,我就在他膝头跟着哼。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,五六岁的小丫头,扯着嗓子就敢学“苏三离了洪洞县”。姥爷爷乐得直拍大腿:“咱家出个小戏迷!”就这么着,六年前,我正儿八经地学起了京剧。

六年啊,压腿、下腰、吊嗓子,冬天练功服里能拧出汗,夏天水袖一甩能糊一脸。可我从没想过撂挑子。为啥?戏里有光。我扮过《春闺梦》里的张氏,水袖一甩,满台都是思妇的凄惶;也演过《鸳鸯冢》里的王五姐,穿着裙袄手拿绢帕,把小家碧玉的娇羞劲儿拿捏得刚刚好。前前后后,我一共参演了十一个角色,每一个都像我的老朋友。

最难忘的是今年六月,武汉京剧院演《锁麟囊》。我演薛湘灵,唱那段《一霎时》。上场前很忐忑,可胡琴一响,心反而定了。“一霎时把七情俱已昧尽……”唱着唱着,我好像真成了那个历经沧桑的薛湘灵,把委屈、悔恨、释然,一字一句都揉进腔里。那天谢幕时,掌声特别响。我觉得那是我唱得最好的一场。

现在我心里揣着个小秘密:我正紧锣密鼓地排第十二个角色呢。等这出戏唱完,我就集齐十二个“戏中人生”了。我想做一本日历,每个月一页,每一页都是我一个角色扮相。翻过去,是我六年的汗水和欢喜;翻开新一页,是我和京剧更长更远的缘分。

姥爷爷说,戏是唱不完的。那我就慢慢唱,慢慢集。等这本日历做好了,头一本留给姥爷爷,他听不见我唱了,可我知道,他准在哪儿眯着眼打拍子呢。

策划:张凡
执行:范善菁 吴晓琳
联动支持:江岸区融媒体中心 江汉区融媒体中心 汉阳区融媒体中心 武昌区融媒体中心 东西湖区融媒体中心

